



RUI-FEN CHANG

張瑞芬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FEMAL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

如同在新文學中做「考古學」，以史觀和理論串聯成散文史論的敘述，以縝密的歷史資料與文本考察建立論述基礎，
挖掘出許多幾乎被遺忘的重要作者與作品，盡可能呈現較為接近原貌的半世紀女性散文完整脈絡。
在文本詮釋與作家特色的討論中，闡明女性散文於女性文學中的地位，並點出散文於臺灣文學史中不可缺席的位置。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Femal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Copyright © 2007 by Rui-Fen Cha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s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F. M. Che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11F., No. 213, Sec. 2, Xinyi R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文史台灣 6

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Femal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作 者 張瑞芬 (Rui-Fen Chang)

主 編 陳芳明 (F. M. Chen)

責 任 編 輯 胡金倫

總 經 理 陳蕙慧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886) 2-2356-0933 傳真：(886) 2-2351-6320、2-2351-9179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網 站 城邦讀書花園

網 址 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yam.com/rye_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 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印 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2007年4月15日

售價：NT\$420

ISBN：978-986-173-211-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文史台灣

陳芳明。主編

麥田出版



文史台灣

6

RUI-FEN CHANG

張瑞芬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FEMAL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

试读结束：需安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longbook.com

「文史台灣」編輯前言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臺灣文學與臺灣歷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下半葉開始展現前所未有的磅礴氣象。這一方面是由於戒嚴體制的宣告終結，使長期受到壓抑的思想能量獲得釋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臺灣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使許多潛藏於社會內部的人文智慧獲得開發。見證到這種趨勢的日益提升，坊間逐漸以「顯學」一詞來定義臺灣文學研究的盛況。

在現階段，臺灣研究是否臻於顯學層次仍有待檢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以中國為價值取向的研究途徑，已逐漸被以臺灣為主體取向的思維方式所替代。這種學術轉向在於印證一個事實，所有知識的追求與探索，都不可能偏離其所賴以維持生存的社會。戰後臺灣知識分子的前輩大多致力於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爭取。在強勢的中國論述支配下，臺灣學界往往充滿感時憂國的焦慮情緒，以及承受歷史包袱的危機意識。這種沉重而濃厚的政治風氣，自然不利於臺灣研究的開展。

解嚴後的十餘年來，幾乎每一門學術領域都次第掙脫政治權力干涉，使知識建構開始與社會改造產生密切互動。「臺灣政治學」、「臺灣社會學」、「臺灣經濟學」等等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先

後回歸到自己的土地上。因此，臺灣文學與臺灣歷史的研究也在同樣的軌跡上，順勢崛起，蔚為風氣。一個「臺灣學」的時代已經來臨，並且也預告這個名詞將可概括日後臺灣學術研究的總趨勢。

在面對全球化思潮的挑戰之際，臺灣文化研究風氣的高漲，誠然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在二十世紀，當臺灣還停留於殖民地社會的階段，知識分子所負的使命，便是如何對現代化做出恰當的回應。現代化運動轟轟烈烈到來時，他們既要站在本土化的立場進行抗拒，又要站在思想啟蒙的角度採取批判性的接受。在抗拒與接受之間，臺灣知識分子創造了極為可貴而又可觀的批判文化傳統。這份豐碩的文化遺產，為臺灣本土運動奠下厚實的基礎。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趨勢，則又漸漸凌駕於現代化運動的格局之上。做為第三世界成員的臺灣知識分子，承擔的使命更為艱鉅。在龐大全球化論述籠罩之下，本土化運動顯然必須提高層次，全面檢討與人文相關的各種議題。本土論述所要接受的挑戰，已經不再只是特定帝國主義的霸權文化，而是更為深刻而周延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臺灣文化的自我定位，有必要置放在全球格局的脈絡中來考察，在這樣的形式要求下，抵抗策略固然還是維護文化主體的主要利器；不過，如何以小搏大，如何翻轉收編與被收編的位置，如何採取更為主動的姿態來回應全球化趨勢，正是二十一世紀臺灣知識分子的全新課題。尤其是參加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臺灣社會開始被提到發展知識經濟的日程表上。在全球知識生產力的競爭場域，臺灣的學術研究確實已經達到需要與國際接軌的階段。

「文史台灣」叢書的設計，除了豐富臺灣文史研究本土論述的內容之外，更進一步肯定勇於突破、勇於超越的治學精神。文學本土論與臺灣主體論誠然有其生動活潑的傳統，但停留於僵化的、教條的思維，必然為學術研究帶來傷害。本叢書系列強調開放的、差

異的主體性思考，尤其特別重視具有開展性、擴張性的歷史解釋與文學詮釋。文化差異絕對不可能構成文化優劣，因此本叢書的目標在於尊重由各種不同性別、族群、階級所形成的知識論。所有在地的知識都是臺灣文化主體的重要一環，也是形成全球文化生產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迎接「臺灣學」的時代到來之際，本叢書系列編輯主要有三個方向：

一、有關臺灣議題的探討研究，以文學與歷史為重心，同時也不偏廢哲學、藝術、政治、社會等專書論述。

二、有關臺灣文史的外文著述之漢譯。

三、結合當代國際思潮的臺灣文史研究。

序論

散文研究的新視野

在二〇〇六年二月出版了《五十年來臺灣女性散文·評論篇》後約半年，我又完成了這本集合近年論文而成的《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這兩本書是同一項研究的一體兩面，前者約二十五萬字，評論五十一位重要臺灣女性散文家及其作品，後者共分七章，凡二十八萬言，以史觀和理論串聯成散文史論的敘述。暫時闢出「女性」立論，主要並非女權意識或女性主義種種考量，而是必須先爬梳文學史中資料最欠齊整的區塊，在基礎研究方面下一些工夫。兩本書同時進行，如同兩部姊妹書，於我而言，也像我之前的真實人生，兩個孩子，耗去我整整五年的時光。

《五十年來臺灣女性散文》的命名，典出胡適，胡適有篇文章，就名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這篇文章乾脆的是開頭第一句：「這五十年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從上海《申報》創辦的那一年，往下述說桐城古文的衰亡，翻譯、政論、議論文使傳統文言產生的質變，等同於記載了一八七二至一九二二年這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歷史。胡適指出，一九一七年以下五年的文學革命，老老實實的宣示現在和將來的文學都非白話不可，才真正革了老傳統和舊時代的命。

五年對五十年，簡直是一隅對抗全體。像一根蠟燭站在桌邊上，那亮光雖然微弱，詰問的姿態卻清楚無比。新世紀以來五年餘，臺灣散文作品可謂精采紛呈，對照著半世紀以來臺灣散文的發展與演變，它反映的社會意義，與其他文類的關係、未來散文創作的趨向，以及兩岸三地華文寫作中的獨特性與相關性是什麼？這些問題，在一部完備的散文史出現之前，並不容易得到真正的解答。

當代散文研究，先天有著不易套用理論的局限，而基礎研究多年來備受忽略，文本史料逐漸流失，都形成了此項論述當前的急迫性。以二〇〇五年國家臺灣文學館編纂的《張秀亞全集》而言，誰想得到盛名如張秀亞居然也有那麼多佚文未曾結集。同時期散文家作品完全湮滅不存致絕難尋獲者，恐亦所在多有。蕭傳文、徐鍾珮、葉蟬貞、劉枋、郭晉秀或侯榕生，都幾乎成了年輕一代不曾聽過的名字，而打算上國圖當代文學史料檢索系統查詢張菱齡或呂大明的研究者，極可能仍只能查得「零筆資料」的結果。在鄭明嫻教授《現代散文縱橫論》、《現代散文類型論》、《現代散文構成論》、《現代散文現象論》的研究基礎上，當前散文研究，至少有近二十年的作家作品評論需要補強。臺灣散文的源流演變與史觀，甚至散文與其他文類的關係，與大陸散文的對應，似乎都不是短時間之內可以獲致成果的。在後現代思維越界成習的現在，散文連「非虛構文類」(non-fiction)——「盡可能表現歷史真實或客觀真實」這項異於詩、小說的特質，都遭受到空前的質疑與挑戰，時有「散文出位」、「變體散文」或「絕體散文」之說。「有我為本」、「文字上的真誠」這些散文特質可能都必須重新定義了。散文理論與寫作實務無可避免的必須與時俱進，也是一項值得開發的議題。

長久以來，臺灣本地的散文史觀隨著官方《中華民國文藝史》形塑而成，從民初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而下，一九四九年後突然接續至臺灣的錢歌川、王鼎鈞、思果諸人，這不但無法正

視洪炎秋、葉榮鐘與日治時期臺灣白話文的演變，也無法妥善處理一九四九年以下大陸散文的發展。臺灣近半世紀以降的散文創作，是否只能置放於五四以來的傳統中？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臺灣散文面目〉提出了這樣的質疑，也點出臺灣與大陸現代散文的發展實為兩條並行脈絡的概念。邱貴芬教授所謂「具歷史性的在地化臺灣女性文學批評」，是我寫作這些論文時屬意的立場，然而本書所謂「女性」，只能是創作者性別的認定，並非著眼於性別意識，也暫時未予處理「女性文學風格」(feminine Literary Style)與「陰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理論的細微糾葛。《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的研究方法，如同在新文學中做「考古學」，以縝密的歷史資料與文本考察建立論述基礎，挖掘出許多幾乎被遺忘的重要作者與作品，盡可能呈現較為接近原貌的半世紀女性散文完整版圖。在文本詮釋與作家特色的討論中，闡明女性散文於女性文學中的地位，並點出散文於臺灣文學史中不可缺席的位置。這務實的研究方法與嶄新的視野，或有助於以往籠統分期或分類的局限，而能使當前散文研究邁入一個新紀元、新起點。

本書第一章〈「女性散文」研究對臺灣文學史的突破〉，從「現代散文」一詞的義界，可以見出目前研究臺灣當代散文的局限，正在於未曾釐清的散文史觀。臺灣女性小說五段分期法，與大陸女性散文動輒以「十七年女性文學」(1949-1966)、「新時期女性散文」(1976-)的比附，在臺灣女性散文詮釋上都不能一體適用。以近十年來女性散文作品為觀察角度，則可見出對散文創作的多元開展與突破性。洪素麗、蔡珠兒、凌拂的散文，從自然寫作到生活散文，融知性與感性於一爐；陳玉慧、鍾文音、張惠菁、師瓊瑜的近作，將旅遊文學與女性意識結合，建立了由被觀看到觀看的新思維；在身體、自傳與家族史的建構上，周芬伶、簡嬪、利格拉樂·阿媽、鍾文音，顛覆父系傳統，形成了臺灣認同的豐富性。

第二章〈徐鍾珮、鍾梅音及其同輩女作家〉，首先提出文學史上慣常將五〇年代與六〇年代分論，是源自於小說的概念。以散文而言，五〇至六〇年代事實上是同一批人，有必須合論的理由，並舉出徐鍾珮、鍾梅音等多位現今已被遺忘的重要作家，分析她們的作品意義、書寫美學與其散文的開創性。五〇至六〇年代活躍文壇的女作家，多兼編寫於一身，主婦文學、書簡體裁、勵志小品盛極一時。徐鍾珮、鍾梅音少見的以散文為主要創作文類；呈現了外省遷臺第一代的在地化寫作；以夫婿職務之便，在封閉的年代開啟旅遊文類的先聲。而她們於散文中隱微表現的女性意識與母職的徬徨，除了呈現五〇至六〇年代女性文學的保守面，更見出暗潮洶湧中蓄勢而發的能量。

第三章〈琦君散文及五〇、六〇年代女性創作位置〉，作為五〇至六〇年代主流風格的琦君，其文壇起步與文友關係，正是當時女作家創作位置的絕佳說明。本文除詳細論述琦君散文及其文學評價，並依生年前後，序列五十位遷臺第一代外省女作家相關資料，且提出幾項論點：女作家們大量發表作品多在「戰鬥文藝」第二時期，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三年間出生者成為當時主力作者群，而由郭良蕙「心鎖」事件，可見其間世代差距與觀念衝突。

第四章〈張秀亞、艾雯的抒情美文及其文學史意義〉，此文點出張秀亞、艾雯為臺灣女性散文抒情美文的先驅，相對於近年張秀亞備受推崇，艾雯的散文成就亦值得重新評估。五〇、六〇年代女作家多兼寫小說與散文，而當時臺灣女性小說抗拒社會的力道，比起五四時期廬隱諸人，無疑是後退的，反倒是女性抒情散文卻建立範式，蔚為主流。張秀亞繼承京派文學傳統來到臺灣，又經由翻譯移植西方文論，轉化於散文與小說創作之上，形成了一種「自己的文體」。張秀亞散文的簡淨雅潔與艾雯散文的迴旋迂緩，形成了北方與南方屬性的兩種明顯對比。

第五章〈趙雲、張菱齡、李藍的現代主義轉折〉，標舉出已被遺忘的三位女作家，以明六〇年代臺灣女性散文呈現的多音交響與世代交替意義。所謂六〇年代女性散文，事實上應該包括蔣芸、陳克環、丹扉多人。本文兩大重點，一為現代主義對臺灣散文的影響，二是三位於文壇上曇花一現的女作家在文學史上的重新定位。趙雲散文充滿實驗電影與小說的越位，張菱齡以詩情散文回應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李藍散文則承接了張愛玲的現代主義影響，都是值得重視的文學成就。

第六章〈「古典派」與「鄉土派」——崛起於七〇年代的兩派女性散文〉，指出七〇年代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兩股潮流的匯集。六〇至七〇年代，作家的外文系與中文系背景互呈消長，丘秀芷、季季、謝霜天、白慈飄的女性鄉土散文，隱合七〇年代中後期的鄉土寫實風潮；林文月、張曉風、陳幸蕙等中文系女作家，以及承繼張秀亞美文傳統的喻麗清、呂大明，她們古典的回航成為典律化的主流。七〇年代的美學標準由原先的「西化—現代性」轉而為「中國—現代性」，締造了下一個世代融合古典傳統與本土精神的契機。七〇年代崛起的兩派女性散文，論藝術與主流價值以張曉風等人回歸古典的中國性取勝，然而劉靜娟等女性散文開始萌發本土題材與身分認同，又開啟了下一世代的無窮可能與想像。

第七章〈張愛玲散文系譜——胡蘭成、「三三」及在臺灣的承接者〉，首先辨明「張派」、「閩秀小說」與「三三」義界不盡相同。「張派」小說承傳自張愛玲，「三三」卻是胡蘭成嫡系。七〇年代中期以降影響臺灣文壇（尤其女性作家）甚大的張愛玲，雖非臺灣作家，其流風餘韻，至今不衰。袁瓊瓊、蘇偉貞、蔣曉雲、朱天文、朱天心，乃至於李藍、鄭寶娟、張讓、洪素麗，都在散文作品中受到張愛玲程度不等的啟發。寢至九〇年代的戴文采、周芬伶、蔡珠兒，是年輕世代中猶有張愛玲散文遺風的承繼者，她們在

張、胡之間，取精用閎，奪胎換骨，並逐漸走出了自己的散文道路。

《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這本書，和《五十年來臺灣女性散文·評論篇》一樣，除了著重作者的文學評價，沒有預設任何意識形態。各章文本出處盡可能隨文詳註，為的是方便讀者閱讀與尋索。此外，為加入最新資料，《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從原本為單篇的論文，再重新排定章節，並經過大幅改寫，主要策略則是與《五十年來臺灣女性散文·評論篇》互為補益。雖然殫精竭慮，卻也疏失難免，詳述文獻資料之餘，女性書寫的美學理論稍欠發揮，更明顯的是詳前略後，未能論及八〇年代中期以後許多重要作家如龍應台、陳玉慧、平路、張小虹等多人，幸好這些作家多在創作顛峰期，正為當今文壇主力，歷史性的總評估再推遲一點，或許也還說得過去。

對我自己而言，在將近五年的努力之後，回顧自己這段新文學的「考古學」，轉換了學術研究領域，卻從千年前的敦煌石窟掘到臺灣北中南的舊書舖。彷彿活在時間的夾縫中一般，寂寂午後，只有行者的步履聲鏗然。是誰說的，文學創作是如此私密、自我，內在的反芻與映照，它只能透過內心的折射去「再現」(representation)外在事物，而非如鏡相或攝影一般的直接「反映」(reflection)社會。著有《西方正典》(Western Canon)的美國著名批評家哈洛·卜倫(Harold Bloom)也說：「讀書不會造就更善良，更有用的公民，也無益於社會和政治改革(或改進你的社區或鄰人)。」我倒認為，創作與研究，讀和寫，基本上也都是個人行為，只能在孤立狀態中進行，滿足自己置身他方(to be elsewhere)的欲望。然而像一隻蝴蝶停駐在芳美的春日，我想念走過老詩人彩羽「古今」舊書舖的時光，那是我的另一段純真年代。破舊的老《皇冠》上有禮蘭蛋蜜乳、翠蘭純貂油和洋洋洗髮精廣告彩頁，圖書館裏光線穿透灰

塵，落在了一本最後出借日期是民國五十年的書上。很難忘記人群簇擁中琦君阿姨輪椅上的病弱身影，艾雯與小民阿姨遠方打來的鼓勵電話，當然，還有張菁菁（張菱齡妹妹）遠自美國寄來張菱齡年輕時玉立亭亭的照片與未刊文稿。這一切，就像沒對準的描圖紙一樣，一切的一切都回不來的過去，一點一點的錯開了，那時光，斑駁暈黃，漫渙如今日。

新書既成，陳芳明教授的邀稿，兩位審查委員的細心指正，編輯胡金倫先生的作業辛勞，均當銘感。眼前是攤了一桌一地一屋子的「男性散文五十家評論」資料，預定的五十個作家裏寫了七個半，海天茫茫無望。如果我能時常記得鍾梅音〈逆水行舟〉中的一句話：「許多事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浪費，事實上是具有代價的」，或許我真的，真的有完成它的那一天。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八日

識於臺中逢甲大學中文系